

〈安居〉

在這個住了十一年的地方，他閉上眼，想像隨家燕掠過市街，軒騎不停的城裡，花正開得喧鬧。穀雨剛過，春雷滾過南山，風吹獵獵的酒旗底下，他看見年輕的自己，在十二街上站成一抹乾墨跡。

「居亦弗易？居亦弗易？」他喃喃地說。

忘了是怎麼開始的，他的名字就這樣在街坊間流轉成趣談。執筆懸肘寫下，軒車歌吹誼都邑，中有一人向隅立；攤開的卷軸裡，有一個年輕的自己，和一個躁動歡騰、人人行樂的長安。夜深明月卷簾愁，日暮青山望鄉泣；湊近看，連自己都不能確定，那些年寫的詩現在還有人記得嗎？

*

車駛下高架橋，右轉進仁愛路左側，車窗外路樹轉動陽光。一個左轉，從幸安國小旁的巷子進去，直拖著輾過水溝蓋板的喀拉聲穿過窄巷。

「到了——」手剎車拉起，找零時駕駛轉頭對我說：「小姐，妳住這邊？這裡不便宜吧？」

立在崗石圍牆外，我看著青楓探出綠色小手，撥弄正午的陽光。才踏進門廳，遇見一個理著平頭，有著狸貓長相的男子。

「看房子嗎？」他問。

「你好，我是新來的跑單。」

「喔，我是這案子的專案。」他轉身領著我上樓，腳步聲在窄仄的梯間碰撞，在推開防火門的那刻，他說：「妳要有心理準備，這案子前面已經換過兩家代銷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腦中想起前一晚從網上蒐來的資訊：基地方正且戶數單純，附近有超商、捷運、名校學區，穿過巷子的另一頭便是大安森林公園。條件不知比過去待過的案子好上多少倍。

穿過不到五坪的梯廳，專案站在敞開的玄關門邊，說：「一層樓兩戶，二樓這間暫時先做銷售中心。」

走進去後，見屋內挨著落地窗擺了兩張大長桌，另一側靠牆有個簡易的櫃檯，我張望著朝屋裡看。

「別看了，這裡就這麼大。」他伸手遞來門卡，「我要出去吃飯，妳可以自己先上去看其他間，或是要待在這裡都行。」

他走後我直接上了三樓，少了家具的遮擋，門一開，便能直接穿透兩大片落地窗，與對巷的住戶相視。毫無遮掩的老舊鄰房，隔著八米巷，老公寓堆放在鐵窗的陳年雜物清楚可見。荒蕪的盆栽、鏽蝕解體的椅子，數不清的褪色瓶罐。還有兩隻比貓還大的兔子，緊挨著趴在比身子還小的籠內。

轉回一眼就能看盡的室內，燈不亮的廁所、歪斜的配電箱、與傾倒的踢腳板，

還有踩過時聲音特別空洞的地磚。新落成的屋子，竟有著尷尬難堪的破敗。從邊角溢出的矽利康如蟲蛹蟄伏，撥開已有鏽斑的水龍頭，流出的水有股鐵腥味。

「喂，林小姐嗎？」

沒留神接起的電話裡傳來生疏的男聲，拉回眼前一看，才發現是自己躲了半個月的房東。

「想問妳這個月的房租什麼時候要給？」

「不好意思，我獎金還沒下來。能不能跟下個月的一起給？」

若是再拖欠房租，下次就要麻煩妳搬家了。房東這麼說。

啪一聲關上總電源，從屋裡退了出來。在帶上門前，目光對上兔子的眼瞳，我不確定牠有沒有在看我，或許有、也或許沒有。就像我不確定自己看了什麼，該記得什麼、該相信什麼。

鎖控關起了中間樓層的戶別，藉降低選擇性、拉高樓層價差，以減法聚焦在同質卻迥異的「商品」上。新成屋的高樓層恰好能越過對面公寓，大窗眺望著城市的地標與它所撐起的天際線。

「房子格局方正，採光好，還看得到台北一零一。」用拋出的話牽引來客視線，我不動聲色地將門推抵，擋住歪斜的配電箱。

領著客人來到大面的落地窗前，技巧性地踩在拋光石英磚的邊上，好遮掩漏填的溝縫。屋內的細節經不起細看，但沒關係，我們還有天空可以看——我將客人從這窗帶向那窗，和他們漫談起遠在天邊的事：「大安是大灣的雅化，百年前從仁愛圓環到延吉街那帶，曾是個大水塘——」

嶄新與破敗。指著窗外的天，只要不看，便看不見底下的各色鐵皮屋頂、不見衣裳上滿襲的蟲子、與兔子嚙咬著籠子時的——那隻眼睛。

再往上帶，頂樓是舖滿塑木地板的空中花園，女兒牆上種滿成排矮仙丹，一簇簇被花序攏著的橘紅小花，襯起這帶看的最後一幕。

「這裡開價多少？」來客終於開口詢問。

「四千九——」傍晚的雲彩將天撐開一個破縫，頂樓風吹散我的回答。

「一坪一百三十幾？」

「對。每戶還需要購買一個車位。」

電梯下樓，來客同落日一起沒入城市的天際線，連資料都沒留，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案場外的燈箱已點亮，青楓它仍在牆頭，以綠色的手掌撥轉著來人與時間。隨日子疊起的顧客資料表，在抽屜裡逐漸變胖、衰老。

夜銷時有客戶回訪，滿樓的燈打亮。

「上次看了覺得很適合，今天再帶爸媽過來看看。」年輕的準新人挽著手說。

遞上名片，以搬演過無數次的台詞，述說關於家的想像，「這裡能隔出一間主臥、那裡能做嬰兒房。」

數著腳下的拋光石英磚，展開雙臂，我在空蕩的屋子裡，丈量。腦海中隨想像起了道牆，沿霧藍色的牆面過去，可以安上一道白色玻璃門，門後書房的松木桌，以它深邃的節眼凝望窗外，日日夜夜。

「這房子有三十七坪？」有子將成家的父親，是事業有成的台商，不甚滿意的說，「妳們公設佔多少？」

「百分之四十。」

「等於光公設就要兩千萬。」

「因為消防法規規定，八樓以上建築必須要設兩座安全梯——」

我絞著手，看室內的燈全映在玻璃窗上，浮浮晃晃地托著台北 101 藍紫色的燈景。

住這裡，以後不用出門也可以看煙火。年輕的新人在身後私語。

我望向 101，想起自己曾仰望這城市的地標，像仰望不可及的未來。那些年，陪油膩的碗盤泡在水槽，在浮起換氣時，聽廚房後門外有煙火迸發的聲音。擁擠的人潮散逸，從打烊班結束的我踩在空蕩信義路上，慢慢將那些沒能實現的願望，都走成了來年。

「這房子正沖 101，風水不好。」一句話，滿屋子的燈都結了霜。

沒等人離開，專案已經急著傳訊息過來。看得怎麼樣？有機會嗎？

我選擇不讀不回，不想面對。目送他們離開，直至駛遠的車尾燈，融入信義路的流光，才轉身退回門廳。上樓前，踩到一張自己的名片，我撿起拍掉上面的塵土，和這天一起放回口袋。然後熄燈，打卡下班。

沿信義路四段往西走，比夜色更沉的大安森林公園，像一隻睡去的貓。我也想要睡，想在載滿疲倦與飢餓的捷運上打盹。站在公園這頭往對岸望，新生南路劃開大安入夜後的兩種樣貌。小綠人邁著步伐，前方有成排的店舖以明亮和喧嘩召喚，趨光的蟲子振翅前行。

客人走了嗎？訊息再來，下班的狸貓不忘扮演專案。我繞過鼎泰豐外的人群，在進入捷運東門站前，回頭。永康街上的燈火明媚，在那光影斑斕的盡頭、人潮湧動間隙裡，彷彿有座城市的蜃樓，穿越過千年正敞開著。

*

那時長安還是長安。他收攏卷軸，聽南山下來的雨是否已落至城裡。

或許是因為少時的貧困，他總不願想起父喪後的那段時日，即便任校書郎後舉家遷居於此，但長安米貴，縱使有一馬二僕夫，俸錢萬六千，他仍選擇退居渭上，過起亦官亦耕的日子。回憶像水，湯湯地淹了上來，浸濕襍頭下花白的頭髮，也沖淡虛住名利地時卑微的寂寞。

是的。卑微的寂寞。他想。直到現在，他才承認那座城裡的歌街牌坊、車馬

揚塵、空氣中混雜的濃豔香氣與人聲樂曲，都是托起自己詩裡的愛恨、是理想抱負得以施展的帝鄉。

列車起步，窗外的燈箱刷出整條彗星，映在玻璃上的我旁邊，是個身著襌頭袍衫的詩人。

「歌鐘十二街，何人不歡樂？」他問。隧道裡，疾駛的列車在黑暗中漂浮。

「我——」在這樣的城市裡，如何能覺得歡樂？

成排的頂燈節節熄滅，四周暗了下來，一條越來越短的線。

「嗯，心安是歸處。」昏暗中，他的聲音和影子一樣稀薄。

我聽見自己的聲音，聽見自己問：「那你呢？你在長安快樂嗎？」

蜂鳴器響起，蓋過我的提問。在列車起步的晃動中，碰一聲，我的頭重重地撞上車窗。

*

業主那邊換了新的經理，來巡案場時，看著二樓的窗外說：「沒有賣不掉的案子，只有不會賣的人。」

「是有幾組在談，但最近門口在挖路埋管線，客人進不來。」專案遞上美化過的報表，用眼神示意我趕緊奉上咖啡。

喀喀喀、喀喀喀——外頭的打地機恰好在這時敲上刪節號。站在專案身旁，一句話都說不上，只能眼盯著院子裡的那顆青楓，看落得差不多的葉子即便翻著手，也搗不住風的嘴巴。

等柏油重新鋪好時，那樹只剩下一副架子，冬雨洗過浮塵的街巷，在圍牆上留下哭過的痕跡。

年後工班進場，在三樓裝修起一間實品屋。此後，再不用虛擬著天地壁，努力傳達著無從想像的我的想像。偌大的窗掛上落地紗簾，胚芽色的主牆面拼著梧桐木紋的飾板，全室鋪開的白橡地板上，有張牛毛氈似的地毯。餐桌上頭則落下一盞月亮吊燈，以暖色溫為過去的窘迫套上濾鏡。

年輕的男孩來看了兩次，第三次帶母親一起回訪。離去後，他傳信息說，我媽不喜歡機械車位，抱歉。

記起他來的那幾次，百來萬的車進不了機械停車塔，只能暫停在圍牆邊。儘管結果已不難預見，但希望的泡泡仍再次破滅。

男孩後來私下找來幾次，我們就在附近的巷口碰面。有時是來接我下班、有時則是拎著餐點來探班。生日前夕，男孩早早約了的時間，「我想帶妳去一個地方。」他說。

生日那天，他開車繞過半個台灣。當他將雙手從我臉上拿開時，說：「這片海送妳。」

回程，他帶我到 101 裡的俱樂部慶生。蛋糕送上來時，搖曳的燭尖背後，是一整座城市的燈火。這次，我無須仰望，也無從仰望。只能安靜地就著窗外的夜景，把蛋糕吃完。

回家的路上，男孩說，我後來買了信義區的案子。

「是平面車位嗎？」

「一樣是機械車位。」

「你的車停得進去？」

「要換台小一點的。」

車駛上國道一號，夜裡的圓山飯店罩在昏黃光暈裡，看不出遲暮。我想，現在的自己應該也像這樣。做不合時宜的夢、談不合時宜的感情，躲在光的皺褶裡，假裝自己還年輕。

我彷彿又回到整個城市都在狂歡的夜晚，回到打烊班的廚房裡。爬起來用自己從沒乾過的手，撥開排水口那緣泡沫，然後推開門，走出去——

門外是南山腳下的廣闊城池，是詩人的長安。

生日過後沒多久，男孩說收到了入伍通知。幾個月後，從臉書的動態得知，他偕新女友搬進了信義區的新居。看著他倆乘遊艇出海的照片，我在底下按讚。爾後收過幾次下訂，紅單來來回回地磨著，但最後都被業主以出價破底給回絕了。不知不覺，二樓的辦公室又是滿窗盈綠，在日子逐漸起了毛邊的時候，家裡收到我研究所的錄取通知。

「妳要回去唸書，那工作怎麼辦？」媽在電話裡質問。

怎麼辦——巨大的問號在腦袋裡碰撞，掉落時發出巨響。我歪著脖子夾住電話，以各種含渾不明的聲音回應她，好掩蓋這頭提款機的操作音。我取出拿信用卡預借來的現金，一轉身將錢填入學貸與房租的孔洞裡。低頭看向四周滿布的孔洞，曾以為只要自腳下開始填起，終會有一方土地可以立足安身。而今才看出生活不過是張篩子，搖晃地篩過自己那微不足道的人生。

永遠都不可能填滿。

「我可以申請學貸。」

「唸什麼中文系，浪費錢。」通話結束在紙張揉擰的聲音裡。

實品屋最後賣給了業主方的客人，一個正在洽談的都更案地主。成交的價格不但比底價低，甚至還遠低於過去我客戶的出價。簽約前一天，專案對我說：「公司說賣這戶沒賺錢，還要拿廣告費下去貼，所以妳這筆沒有獎金。」

我應了一聲，沒有抬頭，卻蓋歪手上正在製作的買賣契約書。交屋那天，我將門卡、鑰匙全裝進燙金的紅色信封，滿臉笑容的遞送到客戶手上。

成交後，業主希望再裝修一戶。因為實品屋比較好賣。這次他們選了中間樓層的戶別，速速找來自家設計師丈量繪圖，想打造具輕奢感的空間。

但代銷公司不肯。覺得業主不但回砍廣告費、還墊高裝修費以賺取價差的吃相太難看，只想依現況盡快走完合約，認賠下莊。

「哪來這麼多花？」一上班，就看見櫃檯堆滿了紅艷的火鶴花。

「建設公司董娘在辦理佛法會，要下面的代銷自己看著辦。」專案說。

接著他抓了一整把的火鶴花，塞進我的手裡，「這些是妳的，花的錢會從妳薪水裡面扣。」

半個月後，工班還是進來了。三樓的屋主已經入住，每回在電梯裡遇見，便抓著我問，樓上的施工什麼時候結束？

新裝修的實品屋很快有人出價，年屆退休的傳產老闆，笑盈盈地說要先為女兒置辦嫁妝。「等她明年從柏克萊畢業，就回台灣了。」

簽約當天，夫妻倆偕同把合約仔仔細細看了幾遍，結束後他把我拉到一旁，低著聲囑咐，「房子的門卡跟鑰匙，只能交給我。」

不久後，傳產老闆帶著別人搬了進來。在電梯裡遇見時，他大方介紹說，這是我的國標舞老師。某日倒垃圾，看到當初我為他女兒添購的家飾，全被打包丟棄在垃圾子母車裡。

接下來幾個月，樓上樓下沒一刻安生。傳產老闆的妻子找來，天天上門鬧，吵得兇時，連管區都過來關心。三樓的屋主也來得頻繁，為的是反應他房子的各種大小事。

「車位機械故障，車子取不出來。」

「淋浴間的排水有問題，水都下不去。」

「氣密窗的膠條鬆脫了，雨水會灌進來。」

我儼然變成客服，處理起所有售後的不好、不快與不便。我把妳的 line 給屋主了，不然他這樣天天來也不是辦法。我瞪著狸貓變成的專案，想他終究是一隻狸貓。

之後屋主的確少來了。但換我的 line 不分晝夜地響個不停。要一起吃飯嗎。我家沒人，妳要不要上來找我。幾點下班？我帶妳去看電影。妳喜歡什麼包，我送一個給妳……在不勝其擾下，我封鎖了他。

被封鎖的屋主，是業主方正在交涉的地主。他一狀告上去，說售屋小姐在成交後，對房子的瑕疵不聞不問、還聯絡不上人。上面打來施壓，說要換跑單，專案除了說好，別的一句也沒幫我說。

接下來，他每隔三兩天便上門投訴。每次只要他一出現，專案就會會要我先到廁所迴避。不要跟客人正面衝突，他說。

颱風來臨前夕，專案早退，說是要先回家檢查門窗。我被屋主遇個正著，他指著我大罵。說我現實，說我在房子成交後就變了個人。又說我賺他這麼多獎金，卻連房子的瑕疵都處理不好。

低著頭，我發現自己的鞋尖踢掉了一塊皮，突然覺得有點心疼。

「上面說，妳明天不用來了。」狸貓又變回了專案，只是他這次不敢看我。

收拾好私人物品，離開時，我才發現對面的兔籠已經空了。被咬脫掉外皮的籠子，已鏽到歪斜變形，被塞在一堆雜物裡。我好努力想，卻怎麼也想不起兔子的毛色，想不起最後一次看到兔子是多久以前。一如我想不起，自己站在這裡的原因。

我躲進大安森林公園裡，想找一棵樹問問，要如何才能在這裡筆直的站著。可是沒有人回答我，沒有。直到頭上的蚊柱聚了又散，我才走出公園，踩著路燈的光暈，往下走去。

停在房仲貼滿物件的櫥窗前，我看著玻璃上自己的倒影與詩人的身形交錯。只見他拂著袖，幪頭的兩腳似浪鼓擺動，喃喃地說：「居亦弗易、居亦弗易——」

風擾起的塵埃刮過角膜，我努力睜大眼，看詩人的影子，浮在滿窗我賣不出、也買不起的物件上。

從店內走出的仲介朝我遞上名片，「請問想找什麼樣的物件？」仲介說。在他臉上我看見自己的笑容。

搖搖頭，我沒接過名片。轉身繼續朝捷運站的方向走，在沿街反光的倒影中，想著從洗碗槽到廚房後巷，至少現在這個移動的自己，看起來像混得不差。抬頭看騎樓的樑下，還留有燕子築巢的痕跡。長安早已不是長安，我突然想對詩人說。在這個百年前叫大灣的土地上，在每棟筋骨都含著金沙的樓底下，匆匆駛過的車，在入夜的城裡拉出一條條光影。

和這裡一樣。耀眼。卻是我永遠無法跨越的線。

後註：

1. 軒車歌吹諠都邑，中有一人向隅立，夜深明月卷簾愁，日暮青山望鄉泣，〈禪安早春懷旅〉，《白香山詩集·卷十二》。
2. 一馬二僕夫，俸錢萬六千，〈常樂裡閒居偶題十六韻兼寄劉十五公輿、王十〉，《全唐詩》
3. 歌鐘十二街，何人不歡樂，〈諭友〉，《白香山詩集·卷一》。
4. 心安是歸處，〈初出城留別〉，《白香山詩集·卷 8》。
5. 關於白居易一生居住地的變遷，日人埋田重夫《白居易研究——閑適の詩想》第八章「白居易 和家屋表現」中有詳細的列表和論述。（東京：汲古書院，平成 18 年），頁 217—273。從校書郎開始，徙家在長安城東北郊的渭上，他自己則居住在長安。期間曾退居渭上，又因丁母憂於渭上村居前後達四年之久。44 歲貶江州、歷忠州。50 歲回長安，51 到 53 歲之間除杭州刺史，54 歲再除蘇州刺史，56 歲回朝廷。所以白居易居住在長安的時間大約有 11 年左右。（參考資料：防衛與療癒——從城市實踐論白居易兩京詩的心理意涵，侯迺慧，《臺北大學中文學報》第 19 期）